



潘如玲
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
臺灣省屏東縣人
師範大學
現讀／
師範大學國文系三年級

作品／
一、命相（極短篇）——師大文學獎第一名。
二、絕句組曲（新詩）——師大噴泉詩刊第一名

日子

散文佳作 潘如玲

※喂！有味道！
相信嗎？

我相信，相信日子是有味道的。不是滴答滴答的遲緩時鐘、不是唏哩嘩啦的匆匆流水。而是有味道的、實實在在的、要人去嚐的味道。

不信？喔！來吧！初春的晌午，端把躺椅來吧！揀個溫溫底日頭下舒坐著，那肌肉是攤著的！「日子」的味道便自暖洋洋地要賴到人眼皮上來了，沈得人抖都抖不落。否則仲夏的黃昏裏也是可以的，不過可得煩走個三五步，挑個大蔭下，把個芭蕉扇揮啊揮地趕蚊子去，揮著揮著，那「日子」的味道就要涼涼地散開嘍！散開成滿天星斗，散成銀河——一射伴嫦娥白兔入夢來了。

還是嚐不到嗎？那就冬夜裏吧！也無妨我們去品味那日子的。窩著人心暖的棉被一攏，旁邊置把鬧熱滾滾的咖啡壺，攤本筆記本來……才一會兒功夫呢！暖烘烘地一股熱情直流遍全身——這味兒是溫暖的。

這種種滋味可都還是偷偷上來的。不若聽覺、嗅覺或味覺，那些都是腦子裏先意識到「有味」才「知味」。而日子的味道是讓人不設防的，不專心去抓它的話，才只一剎時功夫就要錯過，一錯過也許就一輩子了……

而人能有幾次錯過？又有幾次機會來錯失日子的味道呢？
喂！現在不嚐更待何時？來吧！來吃看看什麼味？

※是酸？

想像——想像濕濡的口裏，千年地等待殷紅酸梅的心情；等待那股酸味入口化為一股感動的酥麻……
噢！酸味可真是天下最奇的味了。照媽媽的說法是「最開胃」也「最損胃」。就讓這股奇味來替日子的味道開路吧！

初夏時，摘了一樹李子，趁鮮時裝入玻璃缸內，一層糖粉一層蜜汁醃過一個冬天。待春來，和著細碎碎的冰渣子吃，那股子酸直沁入腦去了，多神奇。

而想到酸便不由想到醋，想到醋便不由想到女人。彷彿「吃醋是女人家的事」是定理了。其實不是的！這世間俯拾即是正是酸呀！不曾看過小姐姐姐看著媽懷裏的小弟嗎？那表情活像要酸出一泡淚來了；也曾看過女孩盯著男孩身旁另一個女孩，眼睛似要釀出一把醋劍來似的哀怨；也曾看過頒獎典禮上，同獲提名而落榜者，使出全身酸勁地握斷當選者的手似地：「還是您『行』啊！」；也看到古時文人結社，也看到今日政客結黨……那孩子酸啊！可都是暗濤洶湧啊！眼睛得要眯成一線，否則怕是一個不小心，酸浪要湧出來溺死人了！！
這些酸味不去嚐多可惜呵！也許社會不靠這股酸勁兒，還真進不了步呢！所以專家說：

「吃醋是有益健康！」

也許吧！在酸到極點時，從眯著的眼縫中看著別人的勝利，看著別人成功的笑容——會陡然一驚！！驚于自己有這麼多人生的味未曾嚐呢！而急起直追！的確有益自己。所以酸是開胃菜、自己吃也罷！別人吃也罷！只要適時適量，日子酸得剛剛好！何妨？

※是甜？

有回夜裏，走過一個夜市，被嘩啦啦的人聲一吸，便順便彎進去買包蜜錢。

不想一攤子上紅豔豔綠澄澄的蜜錢滿滿一列。蜜汁李、奶油話梅、香橙片、山楂梅洋……七彩繽紛地亮在日光燈下，淨用水晶盆子呈著。光捧在手心看那顏色都要甜到心窩去了，更遑論是口水要流成太平洋了。

這老陶真是好大手筆，通常夜市擺蜜錢攤的，大約是怕搬運時摔壞了，總是用一個俗豔豔底塑膠紅盆子陳著，好吃之外總覺少了一股漂亮。

「老闆！你的蜜錢好漂亮呢！」付錢時忍不住美言兩句。

「謝謝啦！」胖敦敦的老闆有著溫和的笑。

「要不要買點這個呀！」老闆似乎找不到別的事，可以感謝我的讚美似的，匆匆地推薦我一粒黑沈沈、呆不溜丟的果實。

「這什麼呀？」其實以前也看過。只是那果實外表一逕圓鈍鈍的，又用個紅絲網罩著，有種施展不開的不起眼。切成四四方方的角塊後，黑污污的，更引不起食慾。

「這叫做香圓啦！」

香圓？好細緻的名字，好一個溫潤厚福的感覺呵！彷彿要圓個美夢似的。不禁要湊近點聞它，竟一股甜絲絲的涼要流到身體來了。這一來，更忍不住要問起它的歷史了。

「是古早時，娶新娘的時候，拿來壓在洞房裏，加點喜氣嘛！不過現在不流行了，現在用來治喉嚨，像小姐你的聲音……」

老闖叨叨說著，我的思緒停格在古早時地一次洞房內。那樣一個不起眼的果實，握在手裏竟也敦厚了起來。攏著一圈「古早時」的淳樸質感，時光彷彿也古典多了。結婚可是件麻煩事呢！卻也能配個香圓，取個福音，也彷彿就該和樂圓滿，幸福百年了。

含了一口在嘴裏，啖！好甘甜呢！而不同於一般膩人的甜，有種涼得不黏嘴的舒爽……真是看不出。

生活也是如此吧！柴米油鹽醬醋茶雜雜一堆，看不出浪漫也看不出漂亮。只是要人腳踏實實地過著，實在笨拙極了。可是，是否也如香圓，必得細細品來，才得知那股香厚圓潤的細緻甜味？才能得見那敦厚穩實的生活的甘甜，只要小心注意一下，在蜜錢攤上也能找到一份圓滿呢！

※是苦嗎？

苦呵！

什麼是苦？

怎麼樣的日子才叫作苦？！

祖父那年代的人，攏著日據時代的陰影唱著「一隻烏仔哮喙喙」，我可以想像那絕望的民族吶喊；可以在「補破網」「望君早歸」一聲聲淒喊中得見吃甘薯簽的妻子，對著當軍伕的丈夫一句句叮嚀得苦。而我怎能體會？我只能聽見祖父敲著「新樂園」對父親：「比起彼當時，現在的生活算作『抹賣嘍』！沒啥米吃苦！」

「很苦的……」父親抽著「長壽」，敲著翹課小弟的頭：「我們那個年代的苦，你們是不會知道的。」

我可以想像的，父親小時候上學是沒鞋子穿的，夏天裹上學要赤足在燙熱石子路上走二個小時，才能到學校。每個人身上只背個便當，裹頭清一色甘薯飯和酸梅、酸菜。他們不肯書包的——沒錢買書。而大熱天裏，人一個水桶提著，沿小溪走來，邊走邊提水，水灑在石子路上，待「滋」地一聲鐵板燒後，再走一步，再潑一次水……上學校是十分苦的事。

「那有你們現在好命！要唸書就有書唸；要吃什麼有什麼！」父親結論式地說。而我總是無法體會……

「我才苦咧！」滿屋子「咕」風的小弟愁眉苦臉地說。他的小女朋友走了，現在又被聯考壓得死死的——套一句他的話：「我真苦到十九層地獄去了」順便抽口Maltie。

我也能想像小弟的苦，只是我也無法體會。因為我坐在這裏，看人來人往，看樓起樓塌、看盡繁華、看不破

名利之後——便覺：呵！人人都在喊苦呢！而苦嗎？

看過一禎圖片，是劫後餘生的現場。一壁烽火漫天，烏煙背景，街道上淨是愁雲一片，更有號洶而不聞其聲的乾啞婦人。而照片正前方是一個混身光底的黑小孩，坐在母親的屍首旁，兩眼直定定地望着你，望不見一絲愁容；看不到一滴怨恨。只是那樣真真地看你，看得你要以為這人世的苦難全要叫那小孩一雙沈潭底雙眼吞沒了……

我想，那小孩是不知苦的。縱使他在苦中……

而我便不知什麼才叫苦了，又什麼樣的苦我才敢大大方方的說：「我好苦！」

※是辣嗎？

前陣子颯車盛行，遠遠的道上，時速一八〇的不明物體刷地衝過面前，自己尚搞不清楚是否被外星人襲擊的當兒……

「刺激嘛！」他們說。

刺激！是呀！生活裏沒有刺激怎麼行，就像引擎沒有咣地火星爆炸，怎能運作？我不要生活停頓——所以我

要刺激！所以我們颯車、玩麻將、玩大家樂、甚至搶劫……多夠味！多刺激！！而吃過辣椒的人當知，辣味是最經不得考驗的。乍入口，「轟」地便麻了你半邊腦袋瓜子，先就失了半個天

下的味覺。後來再吃辣，也就久而不知其味了。而其他味覺要回復則至少要好半天功夫。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呵！

于是牛肉場看久了，和上豬肉攤挑一斤肥肉二斤瘦肉的感覺差不到那去了。因為那股火辣辣一過了頭，什麼都無味極了。

可我也喜歡加點辣味，因為少了它，也就察覺不出「甜」的蜜意貼心，受不到酸的酥麻可人，也不知道人生的黃檗甘苦了。但是生活中的辣，我叫它作驚奇，不叫刺激。因為一朵花底晶瑩裏可乍然得見天使純潔，一室嬰兒的臉上可驚愕地發現我久已散失底微笑。路旁扁皺皺的老人，在你丟了十元給他後，不屑地還給你：「你以為十元可以吃什麼？」可赫然發現時下經濟進步之快捷……

呵！生命都是火辣辣地驚奇呢！不可思議極了！！只是別刺激過度喔！那就無味了。

※是白開水吧！！

前些時候我的朋友：「日子平淡得像喝白開水。」她本是一個笑起來花枝亂顫的女孩呢！竟也心沈若此。

「不喝白不喝！」我順口應了一句，實在不知如何安慰！

後來一天，朋友與沖沖地告訴我：「其實白開水最解渴了！」

「而且不會胖！」說完我自己都笑了。

其實日子不就如此嗎？有人要求它沈靜若石定，任輪迴千世，也不染一絲紅塵；有人想求炫麗一色，大起大伏，嚐盡千味而後知活過了。前者是飲水心情，掬清淺一瓢，一口啜來，冷暖已曉，甜酸辣苦盡在其中；後者是綠林豪放，大蔥一把，鎮江醋一潑，揚揚洒洒地要去瀑布下待水了。待水遍全身而後淋漓盡緻——味味各盡其質，品的人則盡其豪性了。總是杯水心情，味味會俱到的。

我相信日子無論怎麼吃都是有味的，日子不會成為公式；活下去不會成為義務。我真的相信！
你相信嗎？